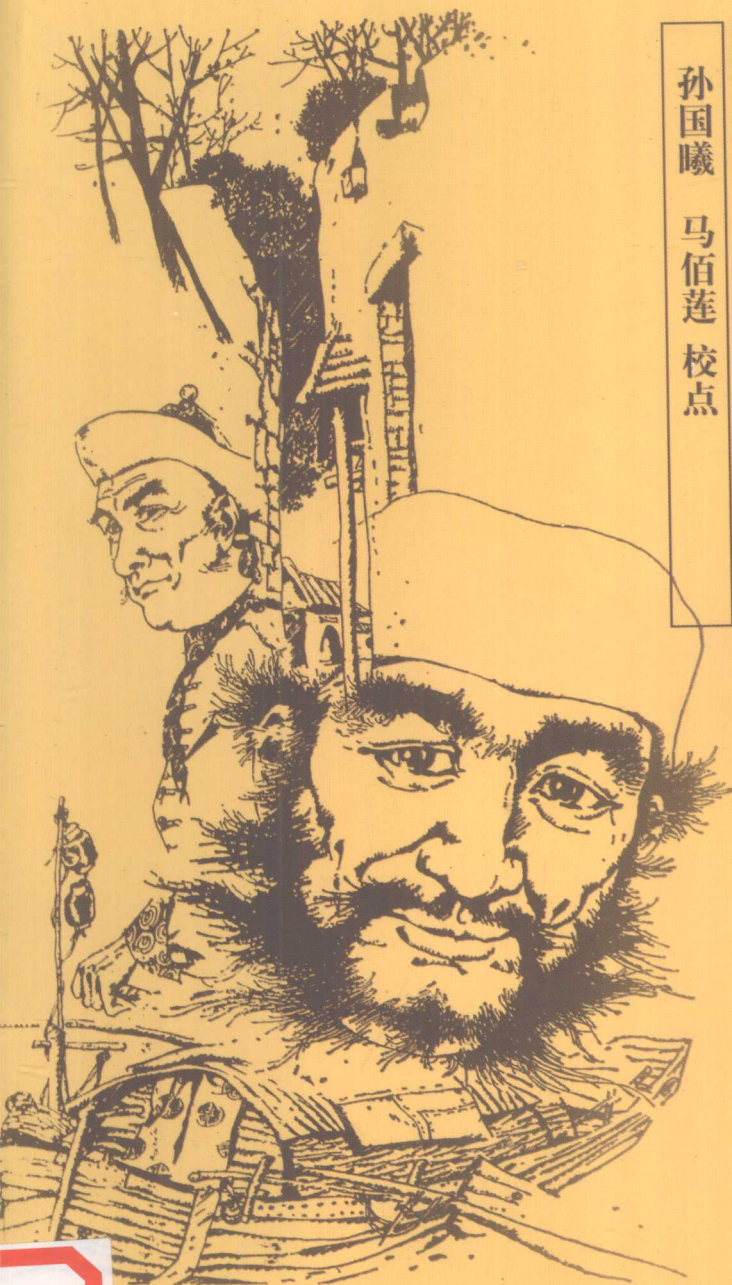


贪梦道人 著

彭公案 (下)

孙国曦 马佰莲 校点



济南出版社

彭 公 案

贪梦道人 著

孙国曦 校点
马佰莲

(下)

济南出版社

彭公案(下)

清·贪梦道人 著
孙国曦 马佰莲 校点

责任编辑:孙凤文
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(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)

封面设计:李兆虬

山东高唐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
印张:7
字数:370 千

2006 年 11 月第 2 版
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-5000 册

ISBN 7-80629-115-6/I·19

定价:29 元

碧波如画雨初晴，一岸烟芜极望中。

日暮落花风欲定，小楼弦管压新声。

话说彭公吩咐带上周应龙来，周应龙带着镣铐跪于阶下。彭公问说：“你这厮是周应龙吗？”周应龙答应“是”。彭公又问：“你占紫金山招聚贼匪，抗敌官兵。你把我的金牌给安放在哪里？从实说来。”周应龙说：“我自淮安出来，哨聚这座山，金牌我已然掷在紫金山后山寨寒泉穴里，这是已往的实话。”彭公急问：“寒泉穴水有几尺深？”周应龙说：“不知。”又带武连一问，也是这样口供。

彭公退了堂，立刻在书房叫张耀宗进来，问：“拿周应龙都是何人出力？”张耀宗一一回明了，言：“为盗金牌，花刀无羽箭赛李广刘世昌死于紫金山。高家父子邀请各镖行英雄相助。我师兄拿的周应龙，出力劳绩让于我赛毛遂杨香武。在紫金山大战，死了一个快斧子黑雄，都是帮助之人，还有黄三太之子黄天霸结义兄弟四人。”彭公说：“先叫请欧阳德和高家父子、刘芳进来。”众家人出去，把四位请进来，给大人请安。彭公说：“四位义士请坐。在紫金山，还有蔡老英雄，也未来此。金牌贼人掷于寒泉穴，此事要风闻京官耳中，恐我被参，遗笑于人，多有不便。众义士设法找找此物件。”高恒听彭公之言，说：“大人施恩提拔我的儿子，我舍命去探寒泉穴，给大人捞上金牌来就是。”彭公说：“只要把金牌找来，我必专摺奏请，保荐你众人。”高恒说：“大人恩典，我同张耀宗带五十名官兵去。五日后，必有回音。”彭公先传谕，把周应龙等暂入司狱，传五里屯李荣和完案。派张耀宗带五十名官兵，同高家父子起身。

众人跟随至集贤镇天和店，住于店内。张耀宗等见蔡庆，细说在省彭公所说之事，这才备酒接风，住宿一夜。次日早饭后，蔡庆从这里置办应用家伙，立刻同众人至山。到了后山，见峭壁石崖，山峰直立，树木森森，山花野草，遇时而新。在西北是大山之背后，阴风阵阵生凉，野兽见人，蹶避踪迹。众人顺着幽避小路，由山岭上往下走。这一座寒泉穴，正在西北半山坡之中。上盖景亭，阴风冽冽，冷气凄凄。何能这样冷法？有诗为证：

远辞岩下泻潺湲，静拂云根别故山。

可惜寒声留不得，旋添波浪向人间。

此泉山阴流出，其水黑绿之色。向东有一窟窿在泉之下，如冰盘大，一股水直向东流，归入逆水潭中，由山之东涧沟流归入河内。从紫金山之背后，有线路一条，通寒泉之上。站在泉之台阶上望东，逆水潭如在目前，山青水秀，绝好一副图画。

蔡庆、高恒先派人搭了架子，拴好了绳儿，把荆条筐也拴好，按上铃铛。高恒立时坐在筐内，吩咐人等，听铃铛响急往上拉。自己换好了水衣水靠，带了钩连拐，放下绳子去。鱼眼高恒看那水是碧绿，凉风透骨，冷气侵入。高恒年已八十，血气衰败，一见这冷气，自己喘息不止。到了水面，自己跳下水去，往下一沉，身入水内，冷气如刀；强长精神到水底，约有五六丈深，在下面方要寻找金牌的下落，手已麻木，不知用力，连忙上来，坐在筐内一摇铃铛，上面张耀宗连忙吩咐家人等急往上拉，即至到了泉口，高恒早不醒人事，忙忙搭下筐来，用火烤了有半个时辰，他并未缓过这口气来。高通海放声大哭说：“不想你老人家今日死于此处！”张耀宗、欧阳德、蔡庆、刘芳等看着，惨不可言。

此时天已正午，蔡庆说：“此事如何办理呢？”高通海一想，为人尽忠不能尽孝，我父为金牌死于冷泉之内，我必要继父之志。先把他父亲尸身移在一旁，自己换好了衣服，坐在筐内，叫人放下去。自己先打算，不行即速上来，别死在这里。即至水面，自己跳下去，沉身坠至水底，在各处一找，觉着冷气入骨，不能缓气，再有一刻的工夫找不着金牌，那高通海也得冻死。自己心中祷告说：“故去父亲阴魂保佑，叫孩儿找着金牌，我也好光宗耀祖，显达门庭。”正逢祷告，觉着有一物正冲手心，也不知是何物件，拿在手中，急忙上来，坐在筐内，立刻拉铃铛响。上面拉上来，正是金牌，口袋盛着。大家焚香，谢了山神。刘芳先派人买两口棺材，把他父亲之尸装好。高源也把他父亲之尸入了棺木。二人雇驮轿，由此处送灵柩回籍。高源把金牌交给张耀宗了。张耀宗先派人禀明大人，将这紫金山改为善化寺，招僧人看守，蔡庆监工修盖。又把所得两山之财，抽出十分之一修庙，作为僧人的养膳。又给高源、刘芳二人路费各纹银五百两整。余下交给彭公赈济局公项，赈济本省贫民。他同欧阳德带兵回省交金牌，给大人请安。彭公赏了张耀宗、常兴银各一百两，赐欧阳德酒筵。自己起稿，办好本章，奏明皇上剿灭紫金山出力人员，拿获逆首周应龙等。张耀宗告假完婚，在本城租的房

屋，给蔡家送信，择日娶过亲来。洞房花烛，不必细表。夫妻郎才女貌，甚相合意。蔡庆夫妇也在女儿家中，不时常来。侠良姑张耀英也和他兄长在一处居住。张耀宗消了假，打算给他亲戚徐家送信，定日好送他妹妹完婚，张耀英亦是自幼儿许配人家的。

过了几日，旨意下来：

上谕：河南巡抚彭朋奏拿获盗寇周应龙在事出力人员：张耀宗赏给四品衔，以都司补用，交部带领引见。常兴赏给守备，留省候补。刘芳、高源赏给千总，归本省标下委用。彭云龙赏给三品衔，有游击缺出即补。盗寇周应龙等，在本处凌迟处决。钦此钦遵。康熙四十七年六月 日。

彭公谢了恩。张耀宗办理文书，自己入都引见。

过了几日，刘芳、高源在家中接着喜报，办理丧事，即会合到巡抚衙门，给大人磕头。彭公叫二人进来，二人先与大人叩了头，谢了大人。彭公问：“你二人愿在标下当差，愿跟我当差呢？”高、刘二人说：“我二人功名是大人提拔的，还求大人施恩，赏个差事。”彭公说：“我这里两个巡捕官都升了。张耀宗入都引见，常兴补了抚标守备，你二人充当我这里的巡捕何如？”刘芳、高源谢了彭公，就把行李移进巡捕房，拜了客。

过了几日，把五里屯李荣和传到，与恶太岁张耀联对了词。派了护法监斩官，把周应龙、武连、张耀联、胡铁钉这些个人，均皆凌迟正法示众。河南省城军民人等，皆感恩巡抚大人的好处。是年河南一带，自四月并无透雨，至六月间，人民惶惶不安。彭公斋戒沐浴三日，亲旨城隍庙、土地祠各庙焚香祷告，两日不食，河南人民皆知。至第三日，天降甘霖，各处均告平安。自剿灭紫金山之后，设立义学，办理赈济，访查各府州县之官的贤愚，贤能者必保荐，贪劣者必参革降调，兴学校，讲道德，创立捕盗之营。真是灭强扶弱，剪恶抚良，河南大治，人民感德。又逢皇上有道，各处物阜民丰。

欧阳德乃侠义人，又不愿做官。自斩周应龙等之后，那漏网的余党，各处皆有文书访拿，那些个从贼亦均窜踪避迹。他无事，即在各处私访哪里有贪官恶霸、势棍土豪。他乃是彭抚台的耳目，禀明大人必办，彭公也信服他。那日走至上蔡县的地面，听人传言：宋家堡有一个

活财神，名叫赛沈万三的宋仕奎，家财巨万，富属一省。家有招贤馆，招聚有能之人，明为看家护院，暗里要谋反起兵的，声气甚大。家中私自操练庄兵五百名，有神拳教习姚期尤四虎。他自听见这个消息，连夜奔宋家堡。

那日走至明化镇，乃是一座乡镇，也有铺面、茶楼、酒馆。欧阳德口渴舌干，想要喝一杯茶。见十字街路北有一座茶楼，字号是“通和楼”，挂着茶牌子，雨前、毛尖、六安、武彝、香片等，并写着随意家常便饭，坐北向南。欧阳德连忙打帘子进去，看见这座楼是在正北，进门东边是柜，西边是灶。自己走至后堂，见下面人太多，不清静，顺东边楼梯上楼。楼上是正北六个座位，南边六张桌儿，有几个喝茶饮酒之人。自己在东边第二座坐下了，叫跑堂的拿茶来，堂官送上一壶茶来。他自己喝着茶，忽听楼梯一响，从下面上来两个人。头前那位，年约二十以外，生得方面大耳，齿白唇红，眉清目秀，头戴新纬帽，身穿驼色亮纱单袍儿，外罩红青八团龙透纱的褂子，腰系凉带，露着全分的活计，足登青缎官靴，神清气爽，手拿团扇。后跟一个仆人，手拿马鞭子。欧阳德一见此人，心中说：“好！要破宋家堡，全在此人身上。”不知他是何能之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 粉金刚大闹茶楼 欧阳德恩收弟子

诗曰：

春朝小雨昨新晴，祥霭匀收洞宇明。

严警不闻人一语，海棠枝上晓莺声。

话说小方朔欧阳德见进来这个人，眼光足满，气宇不俗，就知是一位武士英雄。见那人坐在西边那个桌上，跑堂的送过茶去，问要甚么吃的？那人说：“我要两壶荷叶青，两壶莲花白酒，要点果藕，一碗拌鸡丝，一碟凉肉肚，再配两样可吃的。叫我的家人，南边桌上要吃的。”

欧阳德一听，说：“吾也要吃的，堂倌这里来，吾也要两壶荷叶青，两壶莲花白酒，要点果藕，一碗拌鸡丝儿，一碟凉肉肚，再给吾配两样可吃的。”跑堂的一听，这个蛮子和人家学着要菜，也是一个不开眼的。这夏天这么热，他还穿着一件老羊皮袄，带着皮秋帽，穿着两只毛窝，可又是单裤，那袜子够二尺多高，直到护膝。跑堂的也不敢得罪他，照样把小菜摆上。那个武秀士说：“来，给我要一个卤牲口。”欧阳德说：“来，也给吾来一个卤牲口。”

那少年之人瞧了欧阳德一眼，也不在意。正自一人要菜吃酒，听的下面一片声音。有一人说话，也是江苏口音，说：“唔呀，救人哪！王八羔子害了我啦！吾是不能活啦！”跑上楼来。众吃酒的人瞧那上来之人，年约十四五岁，面黄肌瘦，身穿旧灰布大褂，蓝布中衣，白袜青鞋，站在楼上，口中说：“救人！救人！”欧阳德听得，问说：“你是哪里的人？说实话，都有我救你。”那蛮子说：“吾是徐州沛县人，家有寡母。由去岁被人拐骗出来，卖在戏班之内，受人打骂不少，我才逃至外边，后面有人追赶。班主是宋家堡的神拳教习，绰号赛姚期，名尤四虎，他要活活打死我。”

正说着，忽听楼下有人说：“瞧见上来啦！必是在楼上。我瞧瞧哪里去啦？”一伙人拿着木棍、铁尺，有七八个，都是二旬年岁，身穿紫花布裤褂，青布抓地虎靴子，手拿单刀、铁尺、木棍，上的楼来。吓的那少年之人钻入桌儿底下，在那武秀士的身后，口中只嚷：“救命哪！救命哪！他们要带回我去！必要活活打死。”那二十余名打手说：“你躲藏到哪里去？我是不能饶你的，把你带回去交给教习尤大太爷办理。”那武生员站起来说：“你等是哪里来的？这个人多少身价？我给你们身价银子。”那几名打手说：“你少管闲事！我们是宋家堡的大教习尤大爷那里的。这孩子是我们教习用三十两银子买的，你留下不成，趁早些别多管闲事。你是外乡人，别找事！”那武生员说：“我是不能不管，你趁早回去，教你家主人来见我！”那打手说：“你姓甚，叫甚么呢？”那武生员说：“我也不必告诉你我姓甚么，我见姓尤的再说。如要带人，你几个带不了去。”那二十余名打手倚仗人多，把眼一瞪说：“你这个人好不要脸，我们拿他去见我家尤大爷去！”又摆兵刃，往前要打。那武生员一阵冷笑，把外褂子一摔，单臂举起椅子来，照定那个打手打去，那

几个打手也就摆木棍相迎。打了几个照面，把那些打手打的头破血流，各自逃走。跑堂的说：“大爷，你快些走吧！我可是好人。这些人回去，必请他的头目来报仇雪恨。要被他等拿住，你的性命休矣！我是金石之言。这里到宋家堡五里地，少时就回来。此处这明化镇，无人敢惹他。”那武生员说：“我也不是怕事的人，你也不必多管。”那跑堂的也就闭口不言。

欧阳德倒很佩服这人。只听那武生员问说：“你是哪里人？快些出来，不必害怕！”那个少年人从桌子底下出来，跪于就地说：“小人姓武名杰，乃徐州沛县武家庄人氏。先父故去，家有寡母在堂。我在学房读书，被本庄的拐子把我拐骗出来，我也不知他把我卖在戏班之内。班主是赛姚期尤四虎，把我打了几次，我实受刑不过，才跑出来。只求老爷大发慈悲，救我出此火坑，得脱活命，你老人家就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再养爹娘。请问恩人贵姓大名？以后好报答。”那武生员说：“我姓徐名胜，表字广治，绰号人称粉面金刚。我原籍是徐州沛县，今移居浙江桂籍县居住，只因随父宦游浙江地面。此事你不可惊怕，都有我哪！”

当时小方朔欧阳德在旁边细听，知道这是未过门的师妹的女婿，素有英名，受过高人的传授，乃有名人焉。连忙站起身来说：“唔呀！原来是徐爷，我久仰大名，今幸相会。”徐胜闻听，心中说：“这个人他方才跟我学吃学喝，这又跟我套近，他可有些怪异？你看他六月天气身穿皮棉衣服，也不知热。我问问他姓甚么呢？”想罢，说：“朋友，你贵姓啊？”欧阳德说：“我姓欧阳名德，绰号人称小方朔。”徐胜听罢，说：“原来是镇南方小方朔欧阳兄长，我失敬了。久仰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相会，乃三生有幸。”说：“兄长从哪里来？”欧阳德说：“由河南省城来。仁兄何往？”徐胜说：“我投奔那河南巡抚彭大人去，我那里有一个朋友，在那衙门当摺奏先生坐幕，姓冯名金奎。”欧阳德说：“这里有这么一件美差，也算奇功。但有一件，你附耳过来。”徐胜走近前，欧阳德说：“宋家堡赛沈万三宋仁奎家中有招贤馆，私立教场，有庄兵五百名，他要谋为不轨，意欲反叛。你去到招贤馆招贤，作为内应，我再叫几个人来帮助于你。是等起手之时，你先给官兵送信，大约可剿灭叛党，一个不留。”徐胜说：“这个孩子你领去，收他作个徒弟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欧阳德说：“好！你把他交给我，我将他送回家中，还要回来助

你一臂之力，十日后再见，我带他去也。”徐胜说：“饭钱我都给了。”欧阳德说：“知己不谢，吾带他走了。要是打架的人再来，该当如何呢？”徐胜说：“都有我一面全管，你二人去罢。”欧阳德带他出门去了。

徐胜把酒饭钱先给了，把家人徐福叫来，吩咐叫他把马匹连行李，全带往开封府城内奎元店等候。自己换了一身便服，暗把短练铜锤带在身上，把刀放在桌上，把长大衣服包好了，竟自等着打架的人。工夫不大，忽听外边人嚷说：“来了，把那该死的小辈拉下楼来，把他碎尸万段！”徐广治一听，手拉单刀跑下茶楼，见那正西来了有三十余人，各执木棍、铁尺。为首一人，身高八尺以外，头大项短，环眉大眼，身穿青洋绉中衣，蓝绸短汗衫，足登青缎抓地虎快靴，面皮微黑，手拿折铁朴刀，正是赛姚期尤四虎。后跟的人俱是打手。也有方才跑回去的人说：“教师爷，头前那个人就是留下咱的人的那个人，千万别教他走了。”尤四虎抡刀直刺徐胜，徐胜急架相迎。二人各施所能，斗了有两刻的工夫，徐胜一刀把尤四虎的刀磕飞，复又一腿正踢在尤四虎左腿之上，翻身栽倒。尤四虎说：“好小子，你真是太岁头上动土，老虎嘴边拔毛，焉能与你善罢干休！你叫甚么名字？”徐胜说：“小子，你爷爷叫粉面金刚徐胜，字广治，你只管邀人去。”尤四虎立刻扒将起来就跑。那三十多名打手见教师不是对手，他们也不敢动手了，各自逃生去了。那瞧热闹之人无不喝彩说好。

徐胜立刻手拿单刀，出了明化镇，竟奔宋家堡去。五六里之遥，片刻已到宋家堡庄门。见这座堡子城方圆四里地，有四面的庄门，这东门外算是一条买卖街。这座堡子生人不叫进去，无人引见也不许进去。徐胜原打算进招贤馆，到了东庄门，举步往里就走。只听门房该值之人说：“哪里去？你姓甚么？”徐胜一瞧，路北有五间门房，外站七八个庄丁拦阻他，问他：“找谁呀？”徐胜说：“你不认识我吗？我常来呀，找你们教习，我姓余名双人。”那个庄丁瞧徐胜是个练武的样，他也不知是来过没来过，他听说跟教习有来往，他便不敢得罪，说：“你老人家请进去罢！我失于迎接。”

徐胜混进宋家堡，瞧那街道平坦，往西一直有一里之遥，南北也有铺户不少，那作买卖的人皆是宋仕奎的人。到十字街西边，路北大门里面，房屋甚多，都是楼台殿阁，门外上马石两块，大门横挂一块匾，上

写泥金大字，是“策名天府”。路南一座大门，是演武厅和招贤馆。十字街东，路北有一座茶园，字号是“绿野山庄”，坐北向南，门外高搭天棚，内里是五间楼。楼上有对联一幅，写的是：

平生肝胆凭茶叙，不是英雄仗酒雄。

下面门首亦有一幅对联，写的是：

三山半落青天外，千里相思明月楼。

那天棚下有几张桌儿，甚是清雅。徐胜又不知招贤馆是在哪里，自己坐下要了一壶茶。那跑堂的上下瞧了徐胜两眼，心中说：“这个人他不是我们的人，好眼生！”徐胜细瞧这堡子，城内修的十分整齐，房屋也盖的齐整，也栽种各样树木，柳树阴浓，芙蓉开放，真别有一番气象。这茶楼上面，楼窗满开，周围安置各样花盆，内有各种时样鲜花。天棚外，东西两大棵垂杨柳，凉风阵阵。虽是暑热之时，一进这天棚，目爽神凝。

徐胜正自看着各处景致，忽见正西来了有一百多人，尤四虎率领着，各穿蓝号衣，上有日月光，写的是“宋家堡庄兵，守望相助。”徐胜知道是找他打架的，自己不慌不忙，立刻把长衣服脱下来，包在包袱内，系在腰中，手提单刀，要和这一百多名庄兵分个高低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 徐广治拳赢尤四虎 宋仕奎大开礼贤门

诗曰：

追逐轻薄伴，闲游不着绯。

长枕山猎马，数换打球衣。

晓日寻花去，春风带酒归。

青楼无昼夜，歌舞歇时稀。

话说粉面金刚徐广治，见那尤四虎带了有一百多名庄兵，带着竹弩

箭，各抱一个箭匣，他气狠狠的在头前说：“你们跟我把那人围上，一阵乱箭把他射死，方出我胸中之气。你等快走！”后边众打手说：“我等跟随教师爷去。”徐胜看见尤四虎等，忙跳出去说：“你们这伙人往哪里去？今有你家大太爷我在此等候多时。”尤四虎一见，只气的二目通红，说：“好撒野囚徒！你来此也好，我教你来时有路，去时无门！徒弟们，你等把他围上放箭哪！”众庄兵往四面一围，徐胜一想：“此事不好，人太多，自己寡不敌众。”施展陆地飞腾之法，飞身上房。尤四虎吩咐放弩箭。只见从正西来了五骑马，头前马上那个人，年约五旬以外，正在中年，头戴新纬帽，身穿蓝纱，一裹圆单袍儿，腰系凉带，足登官靴，面皮白中透青，两道剑眉，一双三角眼，二目光华乱转，准头端正，唇若涂脂，顶平项长，后跟着家人，到这里说：“别放箭！为什么？”尤四虎说：“这厮是个奸细，来哨探这里的事情。我买的那一名童子，被他抢去，还来找我，我要用箭射死他。不料他反找来，甚是可恨！”

书中交待来者这位，正是活财神赛沈万三宋仕奎。他方才瞧完了庄兵操演技艺，这也是该着有事，遇见这些人在这里围上徐胜，催马过来问尤四虎。尤四虎见庄主来问他，他细说一番。宋仕奎看那徐胜品貌不俗，他说：“别放箭，朋友，你下来有话，请教贵姓大名？哪里人氏？来此何干？”徐胜说：“在下乃浙江人氏，游至此处访友。听人说宋家堡有一位庄主仗义疏财，好结交天下英雄，我特来拜访。方才在明化镇酒楼上，遇见他追下去一个童子，打的要死，我把那童子放了，问他要多少身价，我都给他，他还不允，一定要和我比试武艺，被我一脚踢倒，我也不和他打架，他站起身来急速走了。我也不知他是哪里的人。我来至此处访问宋家堡的庄主，又遇见他邀人，倚多为胜。幸遇尊驾来此相助，未领教尊姓高名？”宋仕奎闻说：“我姓宋名仕奎，就在此居住。你是贵姓高名，来此何干呢？”徐胜未敢通真实名姓，只说：“我姓余名双人。”宋仕奎说：“尤教习，你也该施展武艺赢他。这倚多为胜，就不是英雄所为之事。请余贤士跟我来招贤馆，有话相商。”徐胜细看此人品貌不俗，说：“这就是宋庄主吗！我这厢有礼了。久仰大名，我特来拜访，今幸相遇，真三生有幸也。”说罢，跟随着家人来至正西，到路南有一座大门，上有对联云：

兴贤与能，于斯为友；及时作事，自古有年。

横有一块泥金匾，有四个大字，是“西伯遗风”。徐胜瞧了瞧，随众人进了大门，到里面空场之地。东边路北是演武厅一座，西边是垂屏门，内里是一所宅院，是招贤馆，众贤士所居之处。宋仕奎吩咐：“余壮士，你敢和我家教习比比试试？倘若胜了他，你就升为大教习之位。”徐胜说：“请尤教习过来，就在厅前比试，使哪样兵刃？我陪你练两趟。”赛姚期尤四虎他本来是知道徐胜的武艺，听徐胜之言，他说：“也好，我就同你比一路拳脚，分个上下。”徐胜听了说：“很好。”二人各把平生所学艺业施展开了，真是行如猿猴，恰似狸猫，速小绵软巧，手眼身法步。走了几趟，那徐胜想：“我要不赢他，难以在此存身。”把身形一摇，施展太祖拳，把尤四虎闹的浑身是汗。打了几个照面，竟被徐胜一腿正踢在他后胯之上，往前一栽，倒于就地。宋仕奎在座上说：“好俊武艺，真是人间少有！”徐胜把尤四虎扶起来，说：“得罪得罪！”尤四虎脸一发赤，说：“愧死人也！”宋仕奎说：“尤贤弟，你我知己之交，不必生气，把大教习之位让与余壮士。你我是自己人，不必挂在心头。我备酒席，给你二人和解罢。”

散了庄兵，宋仕奎带亲随人等，同尤四虎、余双人下了演武厅，至西边招贤馆门首。上写对联，甚是清雅。徐胜一看，上写：

古人作会，有山与日；贤者乐群，若竹遇兰。

进了屏门，细看内院北上房五间，东西各有配房，南倒厅五间。上房之西，有角门，往西还有一所院落。宋仕奎带二人进了北房，里面摆列围屏床帐，正北靠墙是花木条案，案上有郎窑磁瓶两个，官窑果盘一对，当中放水晶鱼缸，摆着四样盆景。案前八仙桌一张，两边各有太师椅子。墙上挂着一幅画，画的是挂印封侯，下款是仇十洲。两边各有对联，写的是：

圣贤为骨，英雄为胆；肝肠如雪，义气如云。

徐胜看罢，东西都有两间屋是明着。宋仕奎在东边椅子上落坐，让他二人在西边落坐，吩咐家人去西院请众位贤士来。

少时，从西院中来了十数位，有赛叔宝余华、金刀太岁吕胜、永躲轮回孟不明、轧油墩李四、飞腿彭二虎、一本账何苦来、铁算盘贾和、闷棍手方和、黑心狼戚顺、平天转杜成、狼狽金永太。这些个人都是在案脱逃的江洋大盗，也有杀人凶犯，滚了马的强盗，身遭大案，在此躲

避。今天听说新来一位大教习，叫余双人，要去见见。宋仕奎又遣家人来请，众贤士也就到会英堂。见宋仕奎和那二位教习正在吃茶，大家先一齐说：“参见庄主，我们这里请安。”又给尤四虎请安。宋仕奎说：“众位英雄，请坐在两边。这位余双人是新来的大教习，尤四虎为二教习，每日训练我那五百庄兵，教他等先练技艺。每逢初一、十五日，我亲身验看，自有赏罚。今日先给你众位引见引见，从此各听余教习约束。尤贤弟是我知己之人，也知道我的事，今且暂屈为二教习之位，你等见过。”众寇均给徐胜请安说：“余教师新到，我等多求指点武艺。”徐胜说：“我余双人蒙众台爱，一见如故，我又蒙众位相亲相敬，你我都是一家人了。”宋仕奎立刻吩咐来人摆酒，从此各无记恨。尤四虎见徐胜这样慷慨，也就没了气啦。钱押奴婢，艺押同行，自己也倾心佩服徐胜。

家人拉开桌凳，立刻摆上干鲜果品，冷荤热炒，山珍海味，鸡鱼鹅鸭，真是贵人家非常人可比。赛沈万三活财神宋仕奎他在正中，左右两位教习。今得余双人，不胜之喜。他要安分乐守田园，自己务本，真真是富胜王侯。他心中还是不知足，总想招兵买马，起意不良。他收揽英雄。他家有相面先生，外号赛张良李珍，乃是江湖相士，因给宋仕奎相面，他为的是多找几两银子，相宋仕奎有大贵之相；又给批八字，说他隐隐有君王之相，帝王之容，祥云白雾起，处处献青龙。说宋仕奎有帝王之相，至三十六岁大运亨通，必有高人扶助。又给他移了坟茔。宋仕奎敬他为神仙一般，留在家中，说：“我要得了第，必封你为护国军师。”由他批这八字之后，接着就请尤四虎护院看家，商议他立招贤馆，暗中收揽英雄，招聚庄兵，每日操练，修堡子城。这一年之久，来了这些个人，外面可有声气。无奈他买通地面文武衙门中官人，又有银钱。他说雇的看家的人，他操练庄兵，他说守助村庄，查拿盗贼，也无人盘查他。今日新得一位大教习，他心中喜之不尽，在这里摆酒庆贺众人，就留徐胜住这院中。西院是群寇所居。派四个书童、两名长随，吩咐厨房每日给余教习一桌菜饭。这日酒饭已毕，他传轿回家。粉面金刚徐胜等送出招贤馆，立刻回来，又和众人谈了些闲话。天晚，早有人送过藤席、凉枕、香牛皮夹被、蚊帐、围屏。徐胜到也很自由，天晚安歇。

次日天明，书童伺候净面、吃茶、用饭，每日皆是如此。无事把五

百名庄兵点了点，要请众贤士看技艺。那些庄兵，先各练了一趟拳脚，又叫众寇各人施展能为，他要瞧瞧。这是为何呢？徐胜有心志的人，他是来卧底，瞧瞧这些贤士都有甚么能为？黑心狼戚顺说：“我练一路短拳。”平天转下去说：“我踢一趟弹腿。”狼狈金永太练一路单刀，一本账何苦来耍了一路锤。徐胜瞧见这些人都是饭桶，没有多大能为。内中就是金刀太岁吕胜可以，赛叔宝余华的武艺精通，余者不足论也。

徐胜散了操，回到自己屋中，心内想：“我一个孤树不成林，甚短帮手。彭巡抚那里来几个人才好。”自己用了早饭，诸日闷闷不乐，问伺候他的人：“这里哪有热闹可逛？”书童琴禄说：“明化镇六月二十八日大会，是天仙娘娘庙，可以去瞧热闹。”徐胜一想，也好散散心，明日是二十七日，头天庙。徐胜吩咐伺候他的人，要五匹马，四个人跟他去，留两个童子看屋。吩咐已毕。至次日天明早饭后，徐胜吃完早饭，叫那家人长随宋兴、宋旺都换上新衣服，早把马备好了。徐胜到外边上了马，带着两个家人、两名书童，五匹马，出了东庄门。一加鞭，五里地就到了明化镇。

徐胜自入宋家堡，有七八天未曾出门。今日一出来，观见那绿柳垂杨，青苗遍地，道路上人烟不少，都是男女逛庙之人。正瞧着热闹，忽听前面一片呐喊之声，只嚷“救人哪”！徐胜急到跟前一看，又有一宗岔事惊人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 粉金刚逛庙救难女 于秋香舍死骂贼人

诗曰：

依依脉脉两如何，细似轻丝渺如波。

月不长圆花易落，一生惆怅为伊多。

话说那粉面金刚徐胜带了四个家人，正自要上天仙娘娘庙，瞧对面有伙人围着，里边直喊“救人哪”！徐胜立刻叫家人拉马，自己下了马，

分开众人说：“为甚么呢？”只见那人群之中，有二套太平车。一辆车，里面坐着一个女子，车外有两个仆妇，一个赶车的。旁有一少年人，头戴马连坡草帽，身穿青串绸大衫，蓝绸中衣，五丝罗单套裤，白袜，蓝缎子缎镶边的云鞋，二钮上十八字香串，真正伽楠香。面皮微青，青中透白，细眉毛，圆眼睛。带着有十六七个打手，都是横眉立目，身穿紫花布裤褂，青布抓地虎靴子，手拿木棍、铁尺。那少年人年约二旬上下，是宋家堡的活财神宋仕奎之子宋起龙，最爱贪淫好色，常倚势抢人家的少妇长女。手下养着三四十名打手，每逢各处庙会集场，他必要到，这明化镇不敢惹他，今年才十九岁。他带着手下人坐车来逛庙，那良善人家的少妇长女都不敢来这里烧香，只因他去年抢过一个人。今日他也是活该有事，正到村口，见从正南来了一辆二套车，车里坐着一个女子，长的十分美貌。他乃是色中饿鬼、花里魔王，立刻目不转睛，只瞧那女子，遂吩咐家人把车拦住说：“你们别走啦！把车拉到我那里去。这女子我新买的，被你们拐骗出去了，今日见了我，还不快快送到我家，饶你不死，不然全把你们活活打死！”那赶车的说：“你等别惹事！这是吏部主事于得冰老爷的家眷车，这是我家小姐，带仆妇、养娘进京，你们趁此躲开。”宋起龙闻听，不由一阵冷笑说：“娃娃，你好大胆量！休要说这大话唬人，你家大爷我是不怕事的人。”吩咐：“孩子们，你等去抢下车来，拉在我家中再作道理。”那仆妇见那一群恶人都要上车拉人，他就直嚷“救人哪”！车里于秋香一瞧这事不好，说：“你们这些囚徒！天网恢恢，你真不怕死，硬敢抢人！我是要和你誓不两立！光天化日，白昼抢人，你这贼种，我有一死挡你！”就要往车上撞头，那些打手也不敢拉了。瞧热闹的人，都知小太岁宋起龙的利害，无人敢管。

正自着急之际，忽听西边人嚷：“闪开了，教师爷来了！”宋起龙是酒色之徒，他不好武，不知道他父亲新收了一位大教师，很有武艺。他兄弟宋起凤，倒是常自己踢腿练拳。这厮他是连买的妾、带抢的人，共有十四位，夜夜筵乐。今一见外面进来一位二十余岁的少年之人，一脸正气，身穿宝蓝洋绸大衫，足下白袜云履，白净面皮，眉清目秀，另有一团精神，进来问：“为什么？”那赶车的把要抢的事故，说了一番。徐胜听罢，说：“岂有此理，这可不行！哪位要抢人，先见我。”宋起龙

闻听，气往上撞，倚仗人多，过去一伸手，就把徐胜要抓住，被徐胜那手一接他的手腕，往怀里一带，立刻栽倒就地。宋起龙的打手名叫夏跳，认的是大教师，都不敢过来帮助动手说话。徐胜说：“那辆车，你走你的，我在这里管保无事。”那辆车也就赶着如飞的去。那宋起龙说：“跟我的人来，快给我打这匹夫！你真敢来打我，我把你活埋了。”众手下人口中答应，就是不敢过来。徐胜打了他几拳，他乃被色所迷的人，早已不能起来，卧于就地说：“好！你们就瞧着他打我，也不动手，真乃奴才！”那跟徐胜的人，早在徐胜耳边说：“教师爷别打啦！这是咱们少庄主，你老人家不可如此！”徐胜急忙上前扶起，说：“得罪，得罪！我实不知。”宋起龙亦不言语。徐胜遂逛庙去了。

徐胜走后，宋起龙起来，哎哟了两声，连说：“你们这些人，是安着甚么心？人家打我，你等连助我也不来帮助，竟会吃我的。”内有一名打手宋才说：“大爷！方才打你的人，就是咱们那位大教习。”宋起龙听罢，说：“好！我要害不了他，他也不知我的厉害。你们跟我来见庄主，自有话说。”那些人跟他上车，回归宋家堡家内。进了内宅，知道他父亲在西院他姨娘秋鸿院中。他走入西院，到了翠花轩，见宋仕奎正自带着他母亲也是歌妓叫嬉娘，与秋鸿这两位侍妾饮酒。他说：“爹爹，你花钱雇了一个教习，竟敢打我。儿今日在明化镇，被他欺我太甚，我是要报仇的。”宋仕奎听罢，说：“起龙，你今年十九岁了，也不知些世务。我收这些人，原为创成基业，都是你二人的。你二弟今年十五岁，我瞧很好。我要叫你二人练些武艺，也好和招贤馆的人相亲相近。你就是知道抢人，作那伤天害理之事。要作几件别古绝今之事，也要流芳千古。你快往后院去罢。明日我带你二人去拜老师，跟教师练练武艺。”宋起龙也无言可说，自己向他后院房中去了。那宋仕奎也不在意。

且说徐胜回到招贤馆内，立刻叫书童去请尤四虎。二人商议，要出一张名帖，聘请那文武奇才之人，只说护院看家。尤四虎也甚愿意。二人吃了晚饭，各自安歇不提。次日天明起来，吃了早饭后，见宋仕奎带着他两个儿子宋起龙、宋起凤来见徐胜，说：“教师，我这两个孩子都年轻，性情太浮，求教师你把他二人教几路拳脚，只要防身之用。”遂教儿子过来说：“你二人给老师磕头。”宋起龙兄弟二人叩了头。徐胜说：“庄主，我昨天多有得罪世兄。”宋仕奎说：“理应教训，感谢不尽。”徐